

ZHANGYONGDA

张永达 著

十七年的梦



张永达



贵州大学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ZHANGYONGDA

张永达 著

十七年的梦



贵州大学出版社
Guizho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七年的梦 / 张永达著. -- 贵阳: 贵州大学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691-0026-6

I. ①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1224 号

十七年的梦

著 者: 张永达

出 版 人: 闵 军

责任编辑: 周 清

出版发行: 贵州大学出版社(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)

印 刷: 贵阳佳迅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毫米 × 240 毫米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34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8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91-0026-6

定 价: 4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851-85987328

哀哉十七凄凄岁，
饱受辛酸。
饱受辛酸，
却在人前强乐观。

逍遥自在槐安国，
梦里贪欢。
梦里贪欢，
怎奈天寒梦不堪！

——《采桑子·伤感》

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层云，云隙间透出几抹微黄，犹一把魔伞笼罩着死气沉沉的大地。月亮时而探出头来，时而又钻进乌云里。一丝儿风也没有，夏季夜间的闷热使人喘不过气来。

朦胧的夜色里，柳庄生产队被一条马路劈为两截。右上截斜挂在半坡上，幢幢砖房、木板房、土墙房，都是盖瓦的，前后错落，掩映在一片竹林里。上面大概住着三十几户人家，柳姓居多，还有姓周、岳、顾、文的。左下截横着一排长长的木板瓦房，房前铺了一路石板坝子，房子对面是一排树，像一条“树街”，住有二十多家人，全姓柳。靠近长房子的右前方，还有一幢石房子，那便是柳庄生产队的公房。

这时，夜已深了，柳庄的人们多已进入梦乡，唯独长房子中间的一个窗户还晃着灯影。寨上偶尔传出几只狗打架的声音，在深沉的夜里更有一种寂寥的感觉。

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愁容满面的瑞先抱着三岁的丹丹斜坐在床沿上，怀里的孩子翻着白眼珠直挺挺地盯着楼枕，鼻孔里急促地呼着孱弱的冷气，喉咙里咯咯地响，好像小鸡吞食大块饭团哽着了似的。半躺在床上的善文焦灼地看着生病的小女儿，清癯的脸庞显得黑了许多。莉莉、曲曲姐弟俩坐在靠书桌的板凳上，眨巴着眼睛，一会儿瞅瞅两个大人，一会儿瞧瞧丹丹，怪可怜的。曲曲胆儿还小，有些怕黑，更不敢看那板壁上悠晃晃的庞大吓人的影子。他时不时盯着跳动的煤油灯

苗发愣，心想要是灯苗里突然钻出个神仙，治好丹丹的病多好。火炉上煮着一大铁锅猪食，清汤汤的，温吞吞的。

“你看，丹丹病成这个样子……”瑞先呜咽着对善文说，满屋子并不因她的呜咽声增添了点活的气氛，反让人觉得更加阴沉了，甚至还添了几分恐怖。“一病就半个多月，好几个地方都看过了，不但不见好转，还越来越严重。你说怎么办啊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！”瑞先略带抱怨地说。

“唉！我有什么法子呢？这个月我的病又犯了，不能照管丹丹。你背着她四处求医，病没治好，反把你拖垮了。”善文沮丧地说，“还是把她送到县医院去看看吧。请奶奶照看几天莉莉、曲曲，我硬撑着陪你一起去。”

“不，你听我说，丹丹的病我清楚，到县医院又能怎么样？”瑞先颤抖着声音说，“你就听我的吧，明天请个端公来给她打整打整，她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好起来的！”

“你呀，唉！”善文皱了皱眉头，“孩子都病成了这个样子，你偏想这想那的，信那些有什么用？你听我说一句吧，我不是怕花钱，可是信神信鬼是不管用的，还是请医生好好治吧。”

“不！不！我比你清楚丹丹的病情……”瑞先终于止不住泪水，哭出声来。

“妈妈，不要哭了，妹妹会好的！”“妈妈，不哭！”莉莉、曲曲赶忙跑到瑞先身边，摇着她的手臂哭着说。

善文沉默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莉莉，快带曲曲去睡觉，你也先睡吧。”莉莉点上玻璃灯，照着曲曲到后房睡下，又自个儿到里屋睡了。

曲曲刚蒙头睡下，就迷迷糊糊地做起梦来。起初，他梦见他和莉莉来到右隔壁善才大伯家后房奶奶的屋里，看见两个人在撕抓，奶奶在旁边拉也拉不住。开头好像是善才大伯家碧琴和善福二伯家娅书打，一会儿又好像是娅书的二哥佳海与一个不认识的男孩打。不知过了多

久，曲曲又梦见一只凶猛的老虎正向他追来。他跑哇跑，蹚过了一段河，又跑过了几座山，老虎一直在后面紧追不舍。他见前面有一棵大树，就顺着树干往上爬，老虎也跟着往上爬。他爬到树梢，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向他猛扑过来，他一慌，从树上摔了下来，惊落千丈，久不着地，吓了他一身冷汗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梦见一个穿着古代服装、包小脚的老妇人把丹丹抱走了，他想大声喊：“妈妈，快把妹妹抢回来！妈妈，快……快……”可就是叫不出声音……

“老天爷呀，你怎么这样狠啊！”曲曲被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惊醒，天已大亮了。他揉了揉惺松的眼睛，掀开被子，翻身爬起来，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上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昨晚的一切还停留在他的脑际。此时此刻，只听得外屋嘈嘈杂杂的。“女儿啊，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啊！”听见是瑞先的痛哭声，曲曲“哇”的一声哭叫着，猛地跳下床，赤着双脚向外屋跑去。

“孩子啊，让为娘的和你一起去，和你一起去吧！”瑞先披头散发坐在地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。啊，丹丹死了，地上摆放着她的盖着一块白布的小小的尸体。看到这种情状，曲曲心里感到好害怕。听奶奶说过，人死了会变成鬼，老人死了变成老鬼，小人死了变成小鬼。他看着丹丹小小的尸身，真怕她突然间从地上爬起来，又巴不得她爬起来。曲曲双脚在地上跳着，一边哭，一边大声嚷道：“妈妈，妹妹怎么啦？妈妈！”

屋子里挤满了人，奶奶、柳大伯娘、柳二伯娘、祥芝大婶等，个个都流着泪，围做一团。善才大伯、善福二伯站在门外直叹气。柳大伯娘挂着两行眼泪，弯下腰去拉瑞先：“瑞先，快起来吧！她不去已经去了，都是命中注定的，哭也哭不回来了。快起来吧……”柳大伯娘说不下去了，瑞先疯也似的号哭着，死活也拉不起来。

曲曲一直哭闹着，特别是看见瑞先那悲恸欲绝的样子，他哭得更厉害了。善文坐在床沿上，双手捂着脸，全身抽搐着。莉莉站在床边，

头埋在一只枕头上，在低声抽泣。善文听着曲曲哭闹不止，渐渐抬起那干瘦的泪脸，慢慢地走向曲曲，揩了揩儿子的眼泪，一把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。

看着善文、瑞先一家哭成一堆，个个在旁边干着急。善才对大伙说：“大家都别站着了，快些帮善文家料理一下吧。”善才是大队支书，自然是很有号召力的。善福等几个人找来一床草席，把丹丹的尸体裹在里面，准备带出去掩埋。瑞先紧紧抓住草席不放，哭声嘶哑。一些人拉的拉，劝的劝，一些人帮衬着收拾东西。善福趁乱抱着裹着丹丹尸体的草席，出门去了。善文、瑞先无论如何也要跟去，大家都苦劝他们不要去，以免今后触地伤心。

正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，忽听得门外有人嚎啕着过来。大家望外一看，原来是曲曲的大舅娘汪丽娟搀扶着流眼抹泪的外婆来了。

“丹丹是几时没了？”外婆一进门就问。

“今早天还没大亮就没气了。妈，我的命好苦啊！”瑞先已经泣不成声。

“瑞先，你千万要挺住，身体要紧。好好带着莉莉、曲曲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”外婆从包里掏出手帕揩着眼泪说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曲曲的姑爹叶盛、姑姑柳淑凤也赶来了，他们问了一回丹丹的死因，劝慰了一阵善文、瑞先。大家都忙着赶回去做活路，分头走了。

约摸晌午时分，善才大伯、生产队长顾大安、副队长岳洪宗、祥芝大婶陪着公社秘书王家民来到善文家。家民进屋坐下说：“听说你家小女儿没了，公社吴书记叫我来看一下。”他询问了一些情况，看到善文病歪歪的，表态给善文家二十元钱和五十斤粮食指标。临走时还说：“今后有什么困难再找公社，公社党委一定会尽力帮助解决的。”

田野里的苞谷、稻子已全部收割结束，扣除公余粮后，按人七劳三分到了各家各户。收割后的土地板结结的，田边地角隔不远堆放着一些苞谷草垛或稻草垛，满目一片苍凉。马路上，不时有几架外生产队的马车经过，赶车拉煤的马哥们一个个默不做声，只有划空而过的鞭子声伴和着得得马蹄声、轧轧车轮声，碾过人们的心。

在离村子不远的大荒田里，柳庄的男人们分做两组，一组翻犁板土，一组运粪。驾牛犁土的是十几个壮劳动力，他们“沟、沟”地吆喝着，一头头牯子牛喘着粗气，嘴边挂满涎水，拼命往前拉。岳洪宗掌管的一头牛老不听使唤，或左或右不跟沟，他狠狠地揍了它一鞭子：“妈的，老子收拾你！”

运粪的一组，有上粪的，有背粪的。善文的身体才稍稍好一点，大伙都劝他再休养一段时间，可他执意要来和大家一起干点活，只好安排他上粪兼记工。“善文，我看你的气色还很差，你也不要太劳累了，能做多少算多少。”洪宗家老爷子岳二爷上了几背粪，拄着耙子歇了口气，关切地说道。

“不要紧的，岳二爷。”善文苦笑着说，“我这是老病了，到公社医院看过十几回，还到各处请一些民间老中医诊疗过好多次，都说不出个所以然，用药又不奏效。老在家躺着总觉得闷得慌。反正都治不断根，也在家里将息好久了，再不参加队里的劳动就要变成个吃闲饭的了。”

“唉，不怕生错命，就怕得错病。”岳二爷顺手取出带在身上的烟具，裹了一截山烟装进烟斗里，点上火，“叭嗒叭嗒”地抽了两口，深深地叹了口气道，“在你们三弟兄当中，你是最有文才的了。不怕善才是我们星火大队的支书，他的学问还要差你一大截哩。你先前读了两年私塾，解放后接着读完了小学、初中，还到县城念完了高中。那年你已经考上了大学，只可惜体检不过关。你不光是在我们星火大队，就是在整个红卫公社，也算得是响当当的大知识分子了。要是你的身体好一点，不说上大学，就是报名去参军也肯定可以提干，到公社去当一个半脱产干部也一定能够转正。都是你这病害了你啊！”

“善文的身体一直都很差。”善才一边给顾大安的背箩里上着粪，一边说道，“他小时候经常闹病。有一回拉了半个多月的血便，我和善福轮换着背他到处去找医生救治，好几个医生都说他没有救了。也是他的命大，熬了一段时日终于止住了。但他的胃病经常发，一直没有好断根过。”

“说来善文你也不要生气，小时候你一直拼着要读书，一家人节衣缩食供你上学。大哥只念了两年私塾，就再也没有上学的机会了。我是连学校的大门朝东朝西都不知道，天生就没有读书的命。俗话说：‘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么儿。’当时一家人都向着你。你读了老章读新学，读完小学读中学，书倒是读了不少，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特别是在县城读书的那些年头，我们国家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恰巧赶上又闹天灾又有人祸，你吃了那么多苦头，受了那么多的罪，还死拼着老命苦读。肚子里的文墨多了，但身体垮了，我不明白到底有啥意思。唉，人啊，有得一定就会有失，哪会有十全十美的呢？”善福放下肩上的背箩，坐在地埂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一边说着话，一边脱下一只补满补钉的胶鞋，抖弄着鞋里的泥沙。

“嘿！这烟的劲还蛮大的，善才你来两口吧。”岳二爷把嘴里衔着的烟斗拿下来，用衣袖揩了两下铜烟嘴，递给善才后说道，“我不完全

赞同善福的说法，我觉得文化这东西还是重要。你们看，善文虽然身体不好，但他的文化高，很会打算，加上瑞先又很勤劳，他家的生活过得多匀净，穿的像穿的，吃的像吃的。哪会像你善福一样，一辈子窝窝囊囊的，吃了上顿焦下顿，都解放这么多年了，哪天过的是人的日子？”岳二爷说着话，又弯下腰去掏起粪来。

“善文，你不如到县医院去好好治疗一段时间，要治就一次根治好，不要老拖下去。病拖久了会很麻烦的。”大安接满了一背粪，倚着拐子歇了下来，对善文说道。

“我以前也到县医院去看过两回。”善文右手倚着耙子，用左手揩了一把汗说，“光也照过了，血液也化验过了，钱倒花了不少，就是没有治好病。现在到县医院治病花费更高，不是想去治就能去的。”

“你就是怕花钱，命都没有了还拿钱来干什么？”善福倒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他从来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

妇女们在大地垭口拍土，这里是翻犁后准备播种小麦的一片地。按照公社的指示，小麦种植要连片，不能有插花，据说县里的领导要来参观。全生产队的妇女们都集中在一块劳动，还有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也跟着混工分。年纪老一点的埋头干着，多数年轻的反倒在里面头伸腰码胯的，小姑娘们追不上大人，就来一个猫儿盖屎，或者一溜一溜地空着。瑞先做活路细，见两边没有拍好的地方，又顺便拍了，落在了大家的后面。

“唉！真可怜啊，瑞先苦来磨去，带几个孩子都不顺当，丹丹才三岁就病死了。”柳大伯娘一边拍土，一边对柳二伯娘说，“偏偏又投着一个病歪歪的善文，真够苦的了。”

“是啊，她才三十出头，就受了这么多磨折。她家丹丹生病的那些日子，她背着跑这里，跑那里，人没治好不说，反把她拖得不成个样子，实在是倒霉透了。”柳二伯娘接口说。

“我说啊，都是女人命里带的，又要生儿育女，又要管老的，简直

是一头牛！”岳洪宗家胖婶愤忿地说。

“命？什么叫命？都是自己作的孽。她才结婚几年，就生了三个孩子。你们说是不是造孽？丹丹出世时，曲曲都还没断奶，无法只好将两个孩子分吃一对奶，一个一只奶头，这样哺出来的孩子能带好吗？”祥芝大婶尖着嗓门大声嚷道。

“你光说别人，你现在只有大宝一个孩子，再过几年你也会跟她差不多的，不要说你家男的是当大工人的。”柳大伯娘冲着祥芝大婶说。祥芝大婶想跟她顶，又想着她是大队支书的老婆，不顶吧，又有失面子。正在这时，里边一个眼尖的赶紧说：“不要争了，瑞先赶上来了。”

瑞先双手攥着一把锄头，在那边拍完了一行，又跟上了大家。人们见她来了，都不作声了。她垂着头，像没有看见别人一样，只顾干活儿。

“颍、颍、颍……”一阵哨子声此起彼伏，响彻柳庄生产队的上空。太阳还没有落山，人们就一窝蜂地收工了。善文没来得及歇一下，拖着疲惫的身子转到自留地边去铲烧土皮灰，以备自家栽油菜用。瑞先回到家，洗了一个冷水脸，换上自己新缝制的一件蜡染花布大襟衣服，然后拍开火上熬着的猪食，拣一把苞谷核儿丢在炉子里，把饭蒸上，一边喂猪，一边烙腊肉、洗洋芋、切酸菜，又忙乎起来。

等善文擦黑从外面回来，一家人围着一锅酸菜豆米汤、一钵蒸腊肉、一盘炒洋芋，点上灯，开始吃晚饭了。晚风沙沙地吹着，房前的树木已开始落叶。月亮爬上了树梢，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，好像在窥视着人间的一切。早早吃过晚饭的大安、洪宗、善福等陆续来到善才家门口坐下，喝茶的喝茶，抽烟的抽烟。大家一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，一边闲聊着谁家的坟山好、屋基好、儿子多、当干部的多。坝子中间，一堆小孩在玩各种游戏，一会儿是喧闹的笑声，一会儿又是哭声。

善文家吃罢晚饭，瑞先麻利地洗完碗筷，把灯盏提放到靠床的书

桌上。善文翻开记工本记上一天的工程，然后拿出一个小册子教莉莉、曲曲认字。“山、水、田、土、牛、马、鸡、犬、豕……”善文教了好一阵，叫莉莉、曲曲用铅笔各抄写了五遍生字。

莉莉、曲曲写完生字，善文又开始教新的句子：“工人爱机器，农民爱土地，解放军爱枪又爱炮，小学生爱书又爱笔。”曲曲读着想着，问：“爸爸，你最爱的是什么呢？”善文爱抚地说：“我最爱的是莉莉和你呀！”曲曲俏皮地说：“那，我们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了，是吗？爸爸。”善文望了瑞先一眼，又转眼望着曲曲，问道：“谁教你的？”“爸爸教的。农民爱土地，爸爸是农民，爸爸爱我们……”曲曲满以为是地说。善文说道：“小家伙，你们是我生的。”没等善文说完，瑞先抢着说道：“去你的，你怎么生的他们？曲曲儿，别听你爸爸的，你们是我从城里买来的。”“啊，花了多少钱？”曲曲惊诧地说，“妈妈，再买一个小咪咪的来和我玩儿，好吗？”善文、瑞先对视了一下，都笑了。

03

转眼过了一个冬，到了麦收季节。

中午收工回家吃了午饭，祥芝挺着一个大肚子，独自坐在自家门口打毛衣。她看看手表，快十二点了，忙跑进屋里打开三用机，中央台播放的新闻通过电线传到各家各户的喇叭里。顾大安从上寨下来，进到祥芝家里，对祥芝说：“下午两点半，通知男女劳动力都到大荒田割麦子去，明天放假一天。”祥芝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大安走后，祥芝又回到门口的石墩上坐下，埋头打起毛衣来。

这时，马路上拉扯着来了一老一少两个人。老的大概六十开外，头上包着一块黑帕子，脸上胡子巴碴的，上身穿着一件油亮油亮的土布对襟衣服，下身穿着一条补疤摞补疤的筒裤，脚上套着一双破草鞋，看上去就是一副贫苦农民的形象。少的大概二十多岁，小平头，黑黢黢的长瓜脸，穿着一身摘了领章褪了色的军服，一看便知是从部队复员回乡的。年老的看到长房子第二家门口坐着的祥芝，开口问道：“请问这位嫂子，大队的柳支书家住在哪间屋？”祥芝看了他们一眼，心想又是来找善才解决纠纷的，指了指说：“他家就住在堂屋过去的那一间。”老汉拉着年轻人说：“快跟老子走。”刚到善才家门口，老汉高声喊道：“柳支书在家吗？”善才开门出来，招呼道：“这不是罗二强老队长吗？父子俩又闹别扭了？快请进屋坐下说。”

罗二强把儿子拉进善才家。柳大伯娘、佳学、碧玲、碧琴还在吃

饭。善才问：“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？”罗二强说：“吃过了。”柳大伯娘见有人来，赶快放下碗筷，倒了两杯茶递过去。罗二强边喝茶边说：“我今天来找支书，就是来给支书汇报一件事。我家这个不成器的罗新福，一天正事不干，生产队的活路不当回事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。晚上还加班熬麻糖，趁赶场天背到团结公社街上去卖，被团结公社市管会的干部抓住，秤杆给掰断了。但他还不死心，昨晚又偷偷地熬起麻糖来。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？把我们罗家寨生产队的脸都丢尽了。今天我把他带来，交给大队处理，看他二回还敢不敢。”罗二强说到这里，恶狠狠地瞪了新福一眼：“你这个不争气的混球，还不赶快向柳支书交代！”

新福忙说道：“支书，我去卖麻糖也只卖了三回。头两回是偷偷地卖，见市管会的人来，我掉头就跑。第三回被他们抓住了，秤杆给我掰断了，麻糖也全部没收了。”新福顿了一下说：“其实，我去卖麻糖是有原因的。我也是见我爸年岁大了，劳伤病经常发，天晴下雨就喊全身痛。我是想换点钱，到供销社打几斤烧酒，泡几副药给他老人家治病，他老人家反倒不依。”

二强大声吼道：“违反政策的事情你也要做，我看你杀人都敢了！你不让老子生气就阿弥陀佛了，你还给老子泡药酒。”善才劝道：“算了，二强老队长。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了。新福，听老人家的话，不要再搞投机倒把了。你要打烧酒，可以背点粮食到供销社去兑换，说起来不是很划算，但政策只能允许这样做。你是在部队上受过教育的人，应该懂得这些的。看你也是一时犯糊涂，就不追究了。回去好好把生产队的活干好，不要再做违背政策的事了。”二强说：“还不赶快给支书作个保证？！”新福忙说：“支书，下回我再不敢了。”

“他妈的，这年头太没有意思了！”善才和二强、新福正说着话，只见岳二爷提着一根老巴斗推门进来，随手“乒”的一声把门关上，旁若无人地一屁股坐在板凳上，一边抽着闷烟，一边喃喃地叨念道。

“老哥子，又遇到啥不顺心的事了？”二强和岳二爷是同一个时期的老土改根子，他看见比他大三岁的岳二爷那气呼呼的样子，开口问道。

“二强老弟，说来也不怕你笑话。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我来找善才合计合计看咋个办。”岳二爷说了两句，又“叭嗒叭嗒”地只顾抽烟，不吱声了。

“岳二爷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谁还会有好日子过？”善才笑着说道，“你家洪华是大厂长，洪贵是老师，洪宗又是生产队干部，这四乡八里的，哪个有你岳二爷的福气哟！”

“福气？这是背个名。”岳二爷用手捏了捏烟蒂，接着又抽了两口，说道，“大儿子、二儿子不要说了，一年土，二年洋，三年、四年忘了爹和娘。都说两个儿子有事做，有工资拿，但几年不回来看我一次。上个月我到大儿子家去看看孙子，你们说大儿媳妇怎么说？说我是‘上门讨口的’，让人肺都气炸了。前几天我到二儿子家去，二儿媳妇砸锅摔碗的，尽做嘴脸给人看。两个儿媳妇都嫌我是老农民，嫌我邋遢，嫌我抽山烟闷人。碰着这两个扫把星真是倒了八辈子邪霉了，提起来都让人寒心！”

“那洪华、洪贵为啥不管管他们的老婆？你是他们的爹啊。”善才愤愤不平地说道，“连自己的爹娘都不认，这样的老婆拿来做啥子？”

“她们不认你，你还不要认她们呢！”二强听着发了火，怒斥道，“老农民怎么了？没有老农民种地，她们去吃屎！再说了，往前推三代，哪家不是农民？有个工作就了不起了？”

“别想那么多了，岳二爷。”善才劝道，“大的两家不讲孝道，还有洪宗呢。洪宗对你很孝顺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”

“是啊，洪宗和三儿媳妇倒都很孝顺。”岳二爷叹道，“但我看到他们两口子一天苦苦磨磨的，我的心头不顺啊！我也是黄土埋了大半截的人了，大儿媳妇、二儿媳妇不要我这把老骨头都不要紧，但总该让我隔三差五去逗逗我的乖孙吧？”